

上半年新闻出版

下半年重点推进转企改制

产值增长三成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张贺）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获悉：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全国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以上，产值增长30%左右，投资增长大约36%，一批出版工程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新闻出版产业逆势上扬，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下半年将着力从四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新闻出版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今年下半年的改革任务首先是全面推进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出版社转企改制，协调解决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有关政策等问题，全面推动音像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其次，大力实施“三个一批”，即“做强做优一批”，“整合重组一批”，下决心“停办退出一批”。

引导和规范非公有文化机构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也是下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按照同等待待、共同发展的原则，借鉴和运用国有出版单位的管理方法，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引导和规范非公有文化机构有序参与图书出版活动，将非公有文化机构参与图书出版活动纳入新闻出版规划、管理和统计体系之中。

同时，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新闻出版市场体系。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通过推进新闻出版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为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有序有效流动，搭建交易平台，促进出版物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

98岁的季羨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初识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发奖会上。新闻出版署每两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图书，季老是评委坐第一排，我干一点宣布谁谁讲话之类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过我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洁女士来对号，我赶忙上前向他致敬。会后又带上了我的几本书到北大他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先生的住处是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他住一层，朗润园13号楼。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都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房共两套，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间，卧室兼书房，不过这个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我在他心里给它一个名字叫“散文书屋”。著名的《牛棚杂忆》就产生在这里。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很认真，凡别人送的书，都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到书多得放不下时，就送到学校为他准备的专门图书室去。他每天四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不小的书桌上午写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学校里都知道，号称“北大一盏灯”。等到会客室里客人多时，就先把熟一点的朋友让到这间房里。有一次春节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长来拜年，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又来，他就很耐心地让我到书房等一会儿，并没有一些大人物借新客来就逐旧客走的手段。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当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助手李玉洁女士说：“没办法，你看我们倒成了恶人。”这时你可以尽情地仰视满架的藏书，还可低头细读他写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钢笔，总是那样整齐的略显扁一点的小楷。

这套房子的对面还有一套东屋，我暗叫它“学术书房”。共两间房，全是季老治学时用的语言、佛教等方面的书，人要在书架夹道中侧身穿行。向南临窗也有一小书桌，是先生专著学术文章的地方。我曾带我的搞摄影的孩子，在这里为先生照过一次相。他就很慷慨地为一个孙辈小儿写了一幅勉勵的字，还要写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书出版，送我时，还要写上“老友或兄指正”之类，弄得我很紧张。他却总是慈祥地笑一笑问：“还有一本什么新书送过你没有？”有许多书我是没有的，但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满足，就连忙说有了，有了。

7月22日我国将出现百年不遇的天文奇观 天文学家解密“大日食”

赵永新 胡菲宁

将于7月22日出现在我国的日全食，让国内外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充满期待。本次日全食为什么被称为“大日食”？它将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喜？围绕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

日全食是正常天文现象 “天象示警”纯属迷信

“日全食是地球、月球和太阳三个天体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正常天文现象，现在人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它发生的原因与规律。如果再拿‘天象示警’说事，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81岁的李竞开门见山。

他解释说，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而地日距离是地月距离的400倍，所以从地球上，月亮跟太阳一般大。“当月亮转到日地之间、三点位于一条直线上时，在地球上，月亮正好把太阳遮住——这种现象就是日全食。由于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所以月球的影子以很快的速度扫过地球表面，扫过的这片长条形区域就是日全食带，直径在二三百公里，处在日全食带内的人们就能看到日全食。科学家根据地球、月球和太阳的运转规律测算，每年在地球上至少能看到2次日食，而最多时能看到5次；日全食也是每两年就会出现3次。所以，对于整个地球来说，日食和日全食并非罕见现象；但对于居住在地球上某一区域的人们来说，每450年才出现1次。”

“对日食的观测，自古有之。”李竞介绍说，我国的甲骨文中便有相关记载，后来历代天文学家根据长期观测积累的经验，摸索出了日食发生的规律，并能够预测出其发生的时间。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天象示警”这一迷信现象？李竞解释说，我们的祖先并不知道这一天象发生的本源，拿不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对日食产生了恐惧，日食被看做“不祥之兆”，就出现了皇帝向上天谢罪、开仓济粮、免除赋税等迷信行为。

“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人类已经完全了解了日食的本源和规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超自然的解释。”



7月13日，上海科技馆外，小朋友在试戴刚买的日全食观测眼镜。

杨毅摄(人民图片)

观测时间最长6分钟 “贝利珠”是最大看点

据介绍，7月22日上午的日全食将随着月球自西向东的运转，先后经过西藏南部、四川中部、湖北南部、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10多个省市区，从初亏到复圆历时2个多小时，日全食的时间最长有6分多钟，不但是整个21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也是自1813年至2309年近500年间，在我国境内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

为什么这次日全食的时间如此之长？李竞说：“7月22日这天，月亮正处在离地球最近的近地点附近，所以月亮看上去比平时更大；而地球又处在离太阳最远的远地点附近，所以太阳看上去比平时更小。一个更大，一个更小，月亮把太阳完全遮住的时间就更长了。”

“这次可以观测到日全食的地区刚好处于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约3亿人可以观

赏到日全食。”李竞接着说，“不仅如此，整个中国大陆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日偏食。如果7月22日晴空万里，那就有不下10亿人能看见日偏食或日全食。国际天文学界把这次日全食称为‘大日食’，名副其实！”

那么，这次“大日食”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是‘贝利珠’。”李竞说，“贝利珠”是日全食开始或结束时，太阳光从月面边缘的山脉缝隙中透射而出形成的一串光斑，形似一串明珠，持续时间只有一两秒钟。由于这个现象是英国天文学家贝利最先发现的，由此得名“贝利珠”。

此外，太阳被完全遮住后出现的日冕、日珥，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每次都会有新发现 “大日食”可能带来惊喜

“日全食不仅给百姓带来了一场天文盛宴，更为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机会。”李竞介绍说，由于日全食发生时

月亮把太阳最亮的部分遮住了，天文学家在观测日食时发现了太阳光球之外的色球和日冕，并通过研究色球光谱，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上位居第二的氦元素。

“日食对科学界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验证了广义相对论。”1915年时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做出预言：光也有质量，当它经过引力场的时候，会被吸引而弯曲。“这个预言在1919年日食时，通过测量星光的偏移而被证实，促使整个科学界接受了广义相对论。”

“由于每一次日全食发生时地球的物理情况跟上次发生时都很不一样，所以总会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李竞饶有兴致地说，“所以，届时连许多外国科学家都会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希望能在观测、研究这次日全食时有新的发现，丰富人们对太阳、地球物理情况和日地关系的了解。”

文化观察

百年明镜季羨老

梁衡

经营头脑，就打起贡品的招牌，用一种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装。先生吃过饭后，却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摆着，说抽很好看。后来，聊的多了，我还发现一丝微妙，虽同是一批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处聊天，一般是我说得多些，考虑先生年高，出门不便，我尽量通报一点社会上的信息。有时政、社会新闻，也有近期学术动态，或说到新出的哪一本书，哪一本杂志。有时出差回来，就说一说外地见闻。有时也汇报一下自己的创作。他都很认真地听。助手李玉洁说先生希望你们多来，他还给常来的人起个“雅号”，我的雅号是“政治散文”。他还就这个意思为我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如时间长了未见面，他会问，“政治散文”怎么没有来。一次我从新疆回来，正在创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谈到在伊犁采访林则徐旧事。虎门销烟之后林被清政府发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银为他赎罪，林坚辞不肯，不愿认这个罪。在纪念馆里有他就此事写给夫人的信稿。还有发配新疆，过“果子沟”时，大雪拥盖，车不能走，林氏父子只好下车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祷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先生眼角已经饱含泪水。他对爱国和孝敬老人这两种道德观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说，爱国各国都爱，但中国人爱国观念更重些。欧洲许多小国，历史变化很大，惟有中国有自己一以继之的历史，爱国情感也就更重。他对孝道也很看重，说“孝”这个词是汉语里特有的，外语里没有相应的单词。我因在报社分管教育方面的报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时说到儿童教育，他说：“我主张小学生的德育标准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并当即提笔写下这四句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他有一文专记此事。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在北大

这处荷花水景也有个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未见它的主人。我到医院看先生时，常碰到护士换药。是腿伤，要伸到伤口里洗脓涂药，近百岁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不是滋味，他说不痛。助手说，哪能不痛，但先生从不言痛，医院都说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率地对我说，自己已老朽，对他用药已无价值。他郑重建议医院千万不要用贵药，实在是浪费。医院就骗他说，药不贵。一次护士说漏嘴：“季老，给您用的是最好的药。”这句话倒叫他心里长时间不安。不过他的腿疾却神奇般地好了。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病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丢不掉。我即开车到玉泉营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黑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如蜂鸣，就是看

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摩罗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或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东方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痕迹，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我对这些实在心存恐惧，所以很长时间没敢问及。但是就像一个孩子觉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听与糖有关的事，以后见面多了，我还是从旁观的角度提了许多可笑的问题。

我说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他说：“我是无神论。假如是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国的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用？”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间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研究结果出来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辽宁省新华书店 10月前全部转企

本报沈阳7月13日电 （记者刘文波）辽宁省的新华书店将在今年9月30日前完成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任务。

近日，辽宁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县(市、区)新华书店转企改革工作的通知》。据了解，包括沈阳市新华书店在内的全省市级新华书店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改革，此次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通知，主要是针对县(市、区)新华书店。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转企后的新华书店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合作者，对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适应出版物市场要求的出版物流销网络和统一高效的现代发行企业。”

云南姚安地震造成 20家文保单位受损

本报姚安7月13日电 （记者胡洪江）云南姚安地震对该县境内20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造成严重损坏。据初步统计，文物保护单位受损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记者在姚安县境内惟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华寺看到，其南厢房后墙体被地震拉出一条长3.7米、宽17公分的大裂缝，基础下沉，梁架部分榫口脱落，整体屋架及墙体有倒塌的危险。寺内其他建筑也有多处墙体出现裂缝，明代砖雕也不同程度毁损。据介绍，姚安县境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海丰寺大殿屋脊被震倒、李赞桥桥身多处开裂。

两岸携手创作 世博主题演出

本报上海7月13日电 （记者曹玲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台北艺术推广协会今天在沪签署协议，经上海世博协调局授权，双方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联合创作出品大型主题演出《城市之窗》。

《城市之窗》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台北艺术推广协会携手主创，将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连演184场，每天3到4场。这台演出将以总数超过650场的规模，成为上海世博会期间演出规模最大、场次最多的第一主题演出重大项目。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了一惊。一个学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实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接着还有可崇拜的人吗？”“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后又写作出版了《牛棚杂忆》。

当他知道巴金去世时，在病中写了《悼巴老》，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我看着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投向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羣”，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亲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借出一幅寿星课童图。渐渐，这与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清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近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后来先生的眼睛又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乎是靠惯性，一笔就连不上了。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个专业学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应加快普及和传播。于是去年建议帮他选一本面对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允允，并自定题目，自题书名。在提到编辑思想时，他一再说：“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我就写了一篇短跋，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会意义。去年这卷《季羨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谈话整理，总因各种打扰，惜来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百年的明镜。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